

佛学心三苦视角下的《长恨歌》主题意蕴与时代之思

魏瑜秀

青海师范大学, 青海西宁, 中国

【摘要】《长恨歌》是王安忆创作的一部长篇小说,小说以二十世纪四十年代的上海为背景,主要讲述了上海弄堂的女儿王琦瑶平凡、绚丽、短暂的一生。通过阅读作品及相关文献资料,本文将基于佛学的心三苦:爱别离,怨憎会,求不得这三方面,从“苦”的角度对小说人物的悲剧命运进行阐释,总结他们的命运轮回,探究其人生之苦的源头,得出《长恨歌》“长恨”的主题意蕴及作者通过塑造个体的“苦”揭示命运无常、社会现实与时代变迁的结论。

【关键词】《长恨歌》;心三苦;主题意蕴;时代之思

1.引言

《长恨歌》作为一部极具影响力的小说,一直以来在学界广受讨论与研究,小说无论是主题还是思想情感等方面都有很大的研究价值。整部小说好似一部皮影戏,戏中人的命运承载着作者的情感与思考,而读者从上帝视角俯瞰着人物的命运轮回,这种众生下的命运悲剧可以与佛学中的八苦相联系。通过对作品的分析和相关文献资料的查找阅读,发现现有研究少有聚焦佛学视角对小说进行分析,因此从“苦”的角度探究人物命运悲剧从而揭示对命运与现实的思考仍有较大的研究空间。

《长恨歌》共分为三部分,将王琦瑶四十余年的人生分为三个阶段。小说的主线围绕王琦瑶的命运展开,但除了主人公,书中小人物的命运也脱离不了悲剧的结局,这种悲剧性的命运像一片苦海包裹着众生相。而佛学典籍中对苦痛有着独特且深刻的理解,尤其是佛学八苦中的心三苦,故本文将以此《长恨歌》内容为依据,从佛学心三苦的角度对人物命运进行概括,展现这一角度下对小说主题意蕴与思想内涵的思考。

2.《长恨歌》概述

王安忆通过背景铺垫引出上海弄堂的女儿王琦瑶,从此四十年的故事从“长痛不息”的王琦瑶说起,作者以王琦瑶的命运为主线,穿插其他小人物的命运,共同编织出了“长恨”悲剧的大网。

王琦瑶从拍电影“开拉麦”到参加上海小姐的选拔,成为“三小姐”,是她命运的高潮。在与李主任相识后他的死讯成为了王琦瑶人生的第一个低谷。邬桥避乱,结识阿二是她人生的过渡期,阿二的离开让她带着失望住进了平安里。在这里她与严家师母、康明逊等人相

识、相交成为她人生的第二个高潮。命运让她怀上了康明逊的孩子,可康明逊的拒绝让她再一次落入低谷。第三次人生的高潮是王琦瑶的整个孕期得到了爱慕她已久的程先生不计前嫌、无微不至的照顾,但后来蒋丽莉因癌症去世,程先生自杀的消息让她再一次失去希望。在生下女儿薇薇后,王琦瑶的人生有了新的中心,她认识了薇薇的朋友张永红和小林,认识了老克腊和长脚,也迎来了人生的最后一次高潮。小说的最后王琦瑶死在了长脚的手中,悲剧性的人生在经历了四次起落后落下了帷幕。

王琦瑶的一生遇到了很多人,可每一个人身上几乎都带着几分悲剧的色彩。吴佩珍的自卑之悲、蒋丽莉的疾病之悲、李主任,程先生的家国之悲、康明逊的背叛之悲,这些小人物的命运共同构成了“长恨”的悲剧副线。

3.佛学心三苦

佛学对苦有着深刻的理解,后世文学作品中常用的爱不得,恨别离,意难平,求不得,怨憎会便来源于佛学典籍。《大般涅槃经卷第十二》有言:复次,善男子,八相名苦,所谓生苦、老苦、病苦、死苦、爱别离苦、怨憎会苦、求不得苦、五盛阴苦。前四苦为身苦,后三苦为心苦,最后一苦的说法则各不相同。在文学作品中心灵上的苦往往能引起读者共鸣,同时这种心之苦更能反映时代和现实。心魔的束缚脱胎于现实的压迫,所以心之苦成为了《长恨歌》“长恨”的体现。

4.从“苦”的角度看悲剧命运

4.1 爱别离

爱别离即为与所爱之人分别,世间之人为情所困,相爱之人却不得相守。爱别离让希望与绝望并存,爱的越深便伤的越深。

王琦瑶深爱着的康明逊因为封建家庭束

缚弃她和孩子而去，甚至默许她将孩子嫁祸给他人，深爱的人闭门不出，近在眼前却远在天边。作者赋予她“爱别离”，让圣洁的爱情变得唏嘘。法国哲学家阿兰·巴迪欧曾说过：“爱，如同一切真理程序一样，基本上是非功利的。”面对自己曾经轰轰烈烈爱过的人，一腔孤勇也化为泡影，正如书中所说：“彼此的梦里都做过无数回，那梦里的人都不大像了，还不如不梦见。”

除了主人公，爱别离也体现在小人物身上。蒋丽莉作为王琦瑶的朋友，她满心满眼爱着的程先生却深爱着王琦瑶，甚至在王琦瑶怀孕时不顾闲言碎语，默默守护直到孩子出世。爱慕之人却爱着别人，蒋丽莉直到去世都带着对程先生的爱意，她少女时代手写的诗行都写着程先生的名字，却终究爱而不得、爱而别离，最后她嫁给了自己不爱的人，生下了和自己不亲的孩子。

作者将爱之苦赋予人物，无论是主人公还是小人物都为情所困，这种“苦”凸显了当时社会女性的困境，这种困境体现了旧上海百废待兴的现状和社会思想的鸿沟。作者一边赋予书中女性清醒的思想，一边让她们在清醒中沉沦，这种写法通过勾画人物的悲剧命运将人物变为时代的遗物，展现了时代的变迁。

4.2 怨憎会

怨憎会即为因爱生怨、生恨，从此避之不及，表面上和气，内心却痛苦万分。

王琦瑶一生都在与怨憎的人和事纠缠。在懵懂的岁月里她遇到了吴佩珍，吴佩珍不像是闺蜜更像是一个负债者，王琦瑶的好看、精细、慷慨都好似对她的施舍，这种为了回馈施舍的友谊让二人的相处变得扭捏不堪。在二人的友情中王琦瑶一直被怨着，在吴佩珍眼中自己的自尊和骄傲变成了王琦瑶眼底的同情，所以最后吴佩珍这个小人物的离场是离开故土，去往香港，她们到最后也没向对方袒露这种怨，二人年少相识，却心怀怨怼，此后不复相见。

王琦瑶在最失落的日子遇到了蒋丽莉。蒋丽莉带她参加各种晚会，支持她参加上海小姐的选拔，同进同出有说不完的心里话。本以为这样的友谊可以天长地久，但是偏偏出现了一个“爱不得”的程先生，对蒋丽莉来说自己深爱着的男人却爱着自己的闺蜜，又怎能不怨呢？最后她哭着对王琦瑶说“我这一辈子都是你们害得，你们害死我了”最终她带着这种怨离开了人间，什么话也没有留下。

通过上述可以发现，小说人物的命运难逃

怨憎会之苦。作者让王琦瑶用与怨憎的反复纠缠对抗命运，同时串联小人物的结局，既让小说结构清晰又暗含王琦瑶对时光易逝与命运不公的执念。王琦瑶深知这世界的东西越想要越得不到，不如握住自己手里的那一点，这种清醒的认知逐渐转变成了命运的枷锁，最终将她牢牢锁住。

4.3 求不得

求不得即为心之所向、拼命追求却始终求而不得，成为一生遗憾。

王琦瑶在人生的第一个阶段遇到了李主任，她对李主任的情不是一种爱更像是一种求。那时刚成为三小姐的她有着对名利的渴求，因此对于“大世界”来的李主任，身上带着王琦瑶未知世界的秘密，这种神秘让她心甘情愿地被囚禁在爱丽丝公寓，每天吃饭睡觉都只为了等李主任回来。王琦瑶表面上求的是爱，实际上是名、是财，她希望李主任能给她一个名分，能给她无忧无虑的生活，所以李主任的死对她而言犹如晴天霹雳，打破了她对生活所有的幻想。最后李主任给她留下了一盒金条，这盒金条帮助王琦瑶母女度过了最艰难的时光但也成了杀死王琦瑶的武器。于是“求不得”的回旋镖在王琦瑶生命的最后正中靶心，她贡献了花样年华却也没能求得一个名、一份情和一身财。

王琦瑶一生都在求。她渴求被爱、被呵护，渴求与相爱之人真心相守，渴求留住曾经作为三小姐的体面与荣光，但最终落了一个求不得的结局。除了主人公，其他小人物也有着自己的求不得。郭桥相遇的阿二求王琦瑶纯真的爱不得，少年之爱终成泡影；薇薇求自我不得，少女热忱变为一身家常布衣与一双旧鞋；老克腊求旧梦不得，他爱的从来不是王琦瑶而是她身上旧上海的影子，最终却是纸醉金迷梦已灭。

作者用人物一生所求却一生不得的结局来演绎长恨，人的一生很长，长到可以去尽情体验世间万千色彩，人的一生又很短，短到只能见到眼前的颜色。因此作者用王琦瑶的一生的“长”来突出“恨”，将“长恨”展现的淋漓尽致。

5.人生之苦的成因

5.1 时代原因

王琦瑶是被时代推着走的人，作者虽然没有刻意描写历史但从无常的变化中可以看到王琦瑶对时代的陌生。无论是在晒霉时看见旧衣服想起的旧光阴还是老克腊“老调子”的兴趣爱好，都能反映出人们对旧时光的留恋，王

琦瑶亲眼目睹了旧上海繁华的消逝，又怎能不苦呢？这样的时代，这样的命运给王琦瑶的人生留下了太多的恨，她就像一颗被镶嵌在时代长河中的钻石，有着闪耀的光芒却无法展现，只能一次次的被尘土掩埋却也动弹不得。

在作者笔下其他小人物也难逃时代的烙印，作者在写吴佩珍与王琦瑶分别时写了这样一句话：“有一种和她们纯洁无忧的闺阁生活有关的东西似乎失不再来了，她们从此都要变得复杂了。”这句话暗示了人物的命运无法更改，也表明了在时代的影响下人物无法拥有上帝视角，因此他们表面上拥有了选择的权力可实际做出的选择只是随波逐流，那么人生之苦便难以避免了。所以作者让我们看到了失去友谊，远行香港的吴佩珍、求爱不得抱憾而终的蒋丽莉、失去立场背叛家国的程先生、意外离世匆匆一别的李主任以及追求新思想却被否定的薇薇，他们经历着不同的人生之苦，但反映出的都是新旧时代交替下思想和价值观的转变，社会从三纲五常转变为追求“摩登”的潮流，这些变化如泛滥的洪水将王琦瑶和这些小人物裹挟。

综上，人物的人生之苦来源于时代的变化，时代变了、社会变了，他们身处其中也无可奈何。

5.2 个人原因

上海作为“魔都”，在中国的大变迁中始终走在时代的前端，王琦瑶身处其中，女性意识也迅速崛起。作者说王琦瑶是上海弄堂的女儿，所以她的思想是相对开放的，她选择竞选上海小姐是因为她觉得这是女性解放的标志，她作为普通人家的女儿与大亨的女儿一争高低是为了改变命运。这种女性解放的思想在当时的上海是先进的，可人的力量是渺小的，她最终还是被社会的洪流吞噬。作者给予读者“鸽子视角”，让读者俯瞰人物的命运，所以王琦瑶的命运是无法被修改的，她一生都在追求爱，女性解放思想让她意识到幸福的生活需要靠自己的力量改变，可她一个女人的力量太过渺小，她只能通过选择不同男人来完成自身社会地位的改变，于是她性格中对爱情的极度虔诚让她一步步陷入感情的深渊。可以说王琦瑶是一个三分清醒，七分沉沦的人，她能清醒地认识到自己的命运，却在改变的过程中慢慢陷入爱情的漩涡。最后她死于他杀，祸起萧墙的根本原因看似是他人所为，但实则是王琦瑶自身思想的主导。

除了主人公，其他小人物的命运悲剧也有

着个人原因。作者在书中写道：“爱是自由，怨是自由，别人主宰不了。”所以这些人物过着以利益为主宰的人生，这样的人生难逃选择。当吴佩珍选择与好看的王琦瑶在一起时，她便永远困于自卑的囚笼；当程先生选择默默守护无助的王琦瑶时，他便永远困于爱情的囚笼；当康明逊选择抛弃怀孕的王琦瑶时，他便永远困于背叛的囚笼……因此人物的命运也与人选择息息相关。

综上，人物的人生之苦除了受时代和社会影响的无奈之外还有自身价值观主导下的个人选择。

6. “苦”对主题意蕴与时代之思的影响

6.1 主题意蕴

王安忆用人物一生的经历去折射一段特定历史时期的人事变迁，用人物经历的苦去反映社会和时代对个体命运的影响，作者让人物去恨并用人物命运告诉读者何为“长恨”？

作者主要表达了两种恨，一种是对命运的怨恨，一种是对时代的遗恨。爱别离，怨憎会，求不得的人生之苦让小说中几乎每一个人物的出场都或多或少地带着一层因苦而产生的悲剧色彩。作者赋予读者视角，让读者能清晰地看到人物在既定命运中的挣扎，这种苦的写法成为了抒发恨的桥梁，所以小说的“长恨”主题意蕴是人物用一生之苦诠释了城市之悲与时代之憾。作者笔下的主人公和小人物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意难平，当两种恨解构为不同的苦，长恨的主题意蕴已然鲜明。

6.2 时代之思

王安忆在采访中谈及《长恨歌》，称其为一个城市的故事，“在那里我写了一个女人的命运，但事实上这个女人只不过是城市的代言人，我要写的其实是一个城市的故事。”所以作者开篇用大量的笔墨写弄堂和闺阁就是在为人物的苦做环境上的铺垫，用最具有上海特色的弄堂来承载这一切，由此可以看出王安忆笔下无论是主人公还是小人物都无法脱离环境的影响。上海因历史原因较早地接受了西方文明的冲击，因而人物在思想和物质上都承受着新旧理念的冲击。作者用人物的人生之苦写尽了上海这座城市的繁华落尽，将时代变迁与社会发展的影响凸显的淋漓尽致。

作者写道：“上海弄堂因有了王琦瑶的缘故，才有了情味。”王琦瑶目睹了上海的繁华落尽与人事变迁，她是弄堂的女儿，是旧上海的亲历者，是时代变迁的见证人，是上海的女人。作者笔下人物做出的每一个选择都代表着

一类人,选择的出发点各有不同,有的选择自身利益,有的选择家国情怀,有的不愿放弃荣华富贵,有的选择背信弃义。长恨歌的“长恨”是多面的,作者通过人生之苦想要表达的对时代的思考也是多面的,因此作者看似在写人物的命运坎坷悲凉实则在抒发对新旧时代变迁的遗恨以及新旧思想碰撞的思考。

综上,这就是人生之苦对《长恨歌》主题意蕴和时代之思的影响。王安忆将长恨解构为爱别离,怨憎会与求不得,在突出主题的过程中融入自己对时代的思考。个体之苦无法避免,城市之悲无法忽略,时代之憾令人无奈,当个人的命运无法更改时,深陷时代发展中的人们该如何自处?面对时代的天翻地覆,人们又该做怎样的选择?

7. 结语

时至今日,王安忆的《长恨歌》仍是一部上海繁华落尽的故事集。当中国当代文学与佛学文化相碰撞,《长恨歌》主题意蕴与时代之思研究的意义是显而易见的。借佛学中的心三苦剖析小说的人物命运,从而得出作者借人物的人生之苦来阐释社会变化和时代变迁带来的影响。佛学心三苦不仅是人物经历的表达更是作者主题思想的载体,它向我们展现了上海这座城市的繁华落尽,同时也道尽了作者对时

代更迭的思考。从“苦”的视角看《长恨歌》中的繁华落尽,展现了人物不同人生经历下所作出的选择,表现出了社会现实和时代变迁对人们的影响以及上海这座城市的风采,同时这一新的视角也进一步加深了我们对《长恨歌》这部作品的理解。

参考文献

- [1]白晴晴.一个时代的女性缩影——《长恨歌》中王琦瑶形象分析[J].新楚文化,2024.
- [2]董家豪.《大般涅槃经》的生死哲学研究[D].江西师范大学,2011.
- [3]付涵,夏雨.浅析《长恨歌》中王琦瑶的命运悲剧[J].长江小说鉴赏,2025.
- [4]费凡.佛教八苦视角下的《麦克白》悲剧源头解析[J].名作欣赏,2021.
- [5]刘雪莹.论《长恨歌》中王琦瑶的悖论人生和人生悖论[J].长江小说鉴赏,2023.
- [6]齐红,林舟.王安忆访谈[J].作家,1995.
- [7]王安忆.长恨歌[M].人民文学出版社,2019.
- [8]王雅琴.《长恨歌》中王琦瑶形象与上海文化的距离[J].今古文创,2024.
- [9][法]阿兰·巴迪欧著,邓刚译.爱的多重奏[M].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